透視李賀詩中的鬼神世界

黃永武

幻想與詩，往往是個人潛意識精神活動的外射產物，他幻想着重病纏身，於是外射爲誰都會很快死，神仙也不例外，姮娥也死，南山也死，世上一切原本是虛無的，使自己心裏稍感安慰。他幻想着自己偉大，於是塑造一個英雄模式的自我化身，或者塑造一個神仙權威來補償自己的欲望。他將苦悶象徵化，將傷害憤懣象徵化，實際上都可能是一個潛抑願望的化身。當然，在他畏怖的幻想世界裏，他本身所持對鬼神的迷信程度也是重要的構成因素之一。所以透視李賀的鬼神世界，大抵都是內心欲望需要的補償作用，試分條剖析如下：

一、安全需要的補償

人生在世，生命的安全是基本的需要，貧與病都會威脅生命的安全，因此詩中對窮困與白髮，屢屢提及，看作是一種嚴重的侵犯。李賀又是一個視詩歌作品爲生命的人，因此作品若不能流傳，也構成生命不朽的威脅。李賀焦慮着個人生命不安全、文學的生命也不安全，進而焦慮神仙世界都不安全，在他的作品中，常常將這種安全需要外射在別人身上，說別人作品難以流傳，英雄到頭來也只留下寂寞的墓田！這種將自己隱藏而利用別人做悲劇替身的外射作用，實際是自身安全需要的補償作用。試看他的「**秋來**」詩：

桐風驚心壯士苦，衰燈絡緯啼寒素，誰看青簡一編書，不遣花蟲粉空蠹？思牽今夜腸應直，雨冷香魂弔書客，秋墳鬼唱鮑家詩，恨血千年土中碧！

整首詩以「凋落」爲主題、爲脈絡，由時節景物的凋落，想到壯士也容易凋落，即使苦心作書，嘔心鏤骨，章鍛句鍊，書仍會蕩滅無存，所以問：誰能一直看守着殺青後的一編竹簡書，而不讓蠹蟲蛀成空粉？這是感慨的話，人不能常在，書也不能永存，世上原沒有永恒不滅的東西。這樣想着世上的人能活多久？詩作幸運流傳的能有多少？於是長夜不寐、牽腸掛肚，使盤曲的腸子幾乎也被牽扯成直的了！然而在幽風冷雨之中，彷彿仍有香魂會來憫慰這些作書的人，就像秋季墳上的鬼，在唱着鮑照代死者所作的詩篇，書篇若飽了蠹魚之腹，那時縱使有香魂來相弔，有墳鬼去吟唱，但這些作書的志士才人抱恨泉壤，愁結難解，千年爾後，仍不磨滅，會像萇弘死後那樣：恨血化爲碧玉！詩中假想着許多文學家的悲劇，實則都是自身安全焦慮的反映。

再前李賀喜寫一些與切身周遭毫不相干的人物，把悲傷超越時空地貫注在歷史上的某一事某一人，如寫金銅仙人辭漢歌、追和何謝銅雀妓詩等，悲傷得教人離奇，實則所寫銅人落淚、蒼天亦老，都可以看爲李賀自衛作用中的外射技巧。試看他的「**追和何謝銅雀妓**」詩：

佳人一壺酒，秋容滿千里，石馬臥新煙，憂來何所似？歌聲且潛弄，陵樹風自起，長裾壓高臺，淚眼看花机！

相傳曹操臨終時，要求死後的每月十五、三十日，在銅雀臺上放着牀帳，命歌妓在帳前歌舞，並眺望他西陵的墓田。這種顧慮身後寂寞的題材，自然最吸引李賀，何遜謝朓都寫過銅雀臺詠，到了李賀，雖相距三百多年，還興致勃勃地去追和何謝的詩。

詩中假想的情景都是快六百年前的事：佳人掛着祭拜用的酒，極目千里，一片蕭索的秋容，石馬臥在新墳前，煙靄沉沉，憂思眞是難以形容。再也唱不亮的歌聲，被陵上驚起的秋風所壓低，昔日璀燦的長長舞衣，叠壓在高臺上，怎麼也舞不起來，望着置酒供花的牀几，不禁淚眼汪汪了！李賀寫這些懷古的詩，完全注入了自我的生命，寫這個英雄的魏武成了悲劇的主角，毫無安全感，這樣借題發揮，指別人沒有安全感，以作爲自身安全需要的補償。

二、被尊敬需要的補償

幻想的產生，往往是針對着自身無力克服的弱點，求取補償的自慰行爲。人人有被尊敬的需要，尤其在李賀來說，家族的傳統是如此顯赫，而個人又如此沒落；天賦的才情又十分卓越，而境遇却這般困頓。他心中期待功成名就的願望，自然比別人强烈，當這些「被尊敬」的需要不曾獲得滿足時，就用夢幻的象徵方式，將自己夢想成秦王，夢想成伶倫所採的竹子……想像自己偉大、傑出，應被所有的人敬愛。且看他的「**秦王飲酒**」詩：

秦王騎虎遊八極，劍光照空天自碧，羲和敲日玻璃聲，劫灰飛盡古今平。龍頭瀉酒邀酒星，金槽琵琶夜恨長，洞庭雨脚來吹笙，酒酣喝月使倒行……

姚文燮以爲本詩是用秦王來追誚唐代的德宗，王琦則以爲「未必有意譏誚」，其實全詩看不出有譏刺

的意思，根本是一首憑空想像的遊仙詩，秦王應該是李賀所塑造的一個英雄模式，用誇張的筆法極力摹寫秦王的威風，實有其心理上的背景。李賀是個多病早衰的沒落王孫，但他何嘗沒有封侯封王的願望，然而繪圖像於凌煙閣上、立功業於遼海前線，那有尋章摘句書生的分呢？所以他的欲望只有在幻夢中得到滿足，他想像秦王騎虎周遊八極，劍光照空，威風八面，天也不敢不碧，羲和像策馬一般地敲打着太陽，太陽還發出玻璃的清脆聲響，地面上的劫灰已經飛盡，永遠再沒有戰爭。於是秦王用龍頭瀉酒來邀天上的酒星，金色的琵琶槽開始發出悵悵的樂音，洞庭湖面用雨脚來奏出笙聲，這時威武的秦王酒飲多了，喝令月亮倒走回來……。全詩的思考過程不受現實時空的約制，作者但憑幻想，杜撰這些現實人生中不能達到的成就，以抵銷在現實接觸中所產生的自卑痛苦，這秦王愈威武顯赫，愈受人矚目，愈能使幻想者在挫敗無力的感覺中得到補償。

再看他的「**苦篁調嘯引**」：

請說軒轅在時事，伶倫採竹二十四。伶倫採之自崑丘，軒轅詔遣中分作十二，伶倫以之正音律，軒轅以之調元氣，當時黃帝上天時，二十三管咸相隨，唯留一管人間吹，無德不能得此管，此管沉埋虞舜祠。

表面的意義是在傷心「律呂失傳，而眞樂亡逸」，其潛藏的意義却是在自戀自惜，把懷才不遇的憤懣象徵化了。全詩的主題正如王琦所說：「此管尙在人間，人自不能知之。」伶倫從崑崙山北面的嶰谷取了二十四根竹子，做成十二律呂，黃帝上天時，帶走了二十三根，只剩孤獨的一根留在人間，曲高和寡，知音難覓，只好沉埋在虞舜的祠廟裏。「沉埋」二字極爲沉痛，得不到世人賞識而精通樂理的李賀，實在是自比着這根該受尊敬的神仙竹子。

三、苦悶傷害挫折的補償

李賀在遭遇苦悶挫折及傷害時，用一種象徵化的手法寫出來，所以他筆下荒唐的幻境，都是現實世界的變形重現，從這些幻境中，也可以窺見李賀自解自

嘲的適應態度。且看他的「公無出門」詩：

天迷迷，地密密，熊羆食人魂，雪霜斷人骨，嗾犬狺狺相索索，舐掌偏宜佩蘭客。帝遣乘軒災自息，玉星點劍黃金軛。我雖跨馬不得還，歷陽湖波大如山，毒蚪相視振金鐶，狻猊猰㺄吐嚥涎。鮑焦一世披草眠，顏回廿九鬢毛斑，顏回非血衰，鮑焦不達天，天畏遭啣齧，所以致之然。分明猶懼公不信，公看呵壁書問天。

詩中幾乎將「佩蘭客」及「書壁問天」的受難者屈原，與「我」混同爲一人。同時也與窮死的鮑焦、早夭的顏回，混同爲一人。這種向偉大的悲劇人物「仿同」的態度，使他自己所受的傷害與挫折，得到了撫慰。

詩意說：天地迷迷密密，到處是吃人的野獸與妖怪，霜雪森寒，蕭索得令人骨折，猛犬狺狺地迎吠，要索人來吃，舐着脚掌，最喜歡傷害志行芳潔的「佩蘭客」。所以天帝派遣車輛接我先走，我上升天國以後，什麼災害都自然晏息了！那迎接我的車輛十分華麗，寶劍上爛如玉星點點，車軛上飾着黃金。我雖然跨着馬兒不能再回家，但地面上像歷陽郡發生陷裂地震一樣，一下子變成了湖泊，波浪震動，大得像山，毒蚪互相看看，搖響頷下恐怖的金鐶；獅子和怪獸都吐着涎水，却吃我不到。想起鮑焦一生披着草睡覺，最後窮餓而死，顏回廿九歲頭髮盡白，少夭而死，一窮死，一夭死，他們都沒有違背上天的好意，上天是怕他們出門被毒蚪所啣、被狻猊所齧，才讓他們早些上天去，分明是如此的，還怕你不信嗎？如果你不信，請再看看那個呵壁寫天問的屈原吧！

這詩當然是在宣洩他的憤懣，但却將傷害挫折合理化，說死是一種災難的解脫，誇飾迎魂的車輛如何瑰麗，正是一種吃了檸檬硬說檸檬甜的自衛態度，假想自己死後是一種超昇，別人却陷在地震洪水與野獸啣齧中更加痛苦，爲此深自慶幸，這樣至少可以逃避眼前的痛苦事實，替走投無路的悲愴心情展露一絲聊足自慰的蒼白微笑！接着，他仍不肯面對本身的貧窮與衰病，却採用一種外射的自衛意識，去歎息鮑焦的窮與顏回的早夭，但又替鮑顏的死，作了合理化的解釋，原來鮑顏的死也是上天有意的安排，怕他們遭野

獸魔怪的咀嚼，才使他們早些歸天。最後又提出屈原來，用屈原的不幸遭遇，證明「秖掌偏宜佩蘭客」一句的可靠性。既是修身清潔之士都遭賊害，自己所受的傷害挫敗也是理所當然的了。你種宣稱「每個好人都沒善報」的堂皇理由，使自己的委曲寬慰不少，獲得了挫折的補償。

四、自我實現需要的補償

所謂自我實現，就是個人各方面的潛力，在適宜的環境中，得以充分的發展。在以詩賦取士的唐代，李賀的家世與才情都足以自負，應該有一展所長的機會，只因他人際關係不良，雖有韓愈在上面提攜，仍敵不過衆人的排擯，使他正待擧翮凌霄，便遭時輩擠落，垂翅青雲，終致一身轗軻，他在詩中一再自訴潛力無由發揮的苦悶，所寫二十三首馬詩中，一面標榜自己的能力，一面寫出自己的理想，茲選錄三首：

赤兎無人用，當須呂布騎。吾聞果下馬，羈策任蠻兒。（其八）

伯樂向前看，旋毛在腹間。祇今掊白草，何日驀青山。（其十八）

汗血到王家，隨鸞撼玉珂。少君騎海上，人見是青騾。（其二十二）

這三首詩裏，已錯綜地表達出人生多方面的需要：食衣住行是人生最基本的物質需要，再上層是環境安全的需要，再上層是境遇公平的需要，再上層是受重視的需要，再上層是愛與歸屬的需要，最上層是自我實現的需要。

分析三首詩中，「祇今掊白草，何日驀青山」，說草料日日剋減，每食不飽，那一天才能養成力氣騁越山岡？所說是最起碼的基本生活需要尚且不足，安全的顧慮更談不到。「汗血到王家，隨鸞撼玉珂」，寫一匹汗血的千里馬，養到王者之家，跟隨在鸞車之後，體飾華美，基本的衣食是無憂了，生活的安全也無憂了，但是與凡畜同等待遇，還不能滿足牠「公平」與「受重視」的需要。「吾聞果下馬，羈策任蠻兒」，果眞是下乘的駑馬，受凡庸的籠絡、挨蠻兒的驅策，也是應該的；若是千里的赤兎馬，則當待呂布去

騎，那才是眞正的平等。這是進一步要求公平的需要。「伯樂向前看，旋毛在腹間」，旋毛在腹下如乳，是千里馬的表徵，這個暗藏的標記，只有伯樂會辨識，別人只把牠常凡馬看的。這是在安全公平之上，更進一步要求「受重視」的需要。「赤兎無人用，當須呂布騎」，奇雋的赤兎馬在英雄呂布的駕馭下，才有了歸屬感。人生在受到重視以後，還須有認同的歸屬感，這種需要已屬很高的層次了。「少君騎海上，人見是青騮」，人有了安全感、公平感，又被重視，又有了歸屬感，各種潛力才得以充分發展，才能到達自我實現的境地。詩中說：要一匹汗血馬隨着鸞車、振響玉珂，狹徑窘步，如何能一展牠的長才？必待牠隨李少君騎到海上去，大家才刮目相看，原來不僅是一匹國馬，更是一匹仙馬哩！這首詩是夢想着一個理想的境遇，得使自身的才能充分發揮，自負的李賀，以國士自期，以神駿天馬自許，假想化身爲穆天子的八駿、呂將軍的赤兎、李少君的青騮，奮足千里，超邁絕塵，才是他自我實現需要的滿足。可惜事與願違，他只能從神仙幻想中去尋求補償了。

五、迷信觀念的內射與同化

李賀生活的環境，從社會到家庭，周遭的世界都瀰漫着濃厚的神鬼迷信氣氛，他自然吸收了這種感覺與信仰。加以個人的性向與健康的關係，很容易被同化爲對鬼神特別敏感的情緒態度，他所寫的遊仙詩、送神曲，山妖木怪，都來筆下，以致贏得「鬼才」的定評，其中不少是純屬自身迷信思想的反映，這是在用心理學的觀點透視李賀奧秘的鬼神世界時，須附帶提及的。這一點由於明白易曉，毋須舉例說明了。

（完）